

写稿投稿的变化

□ 韩长绵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起始是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读初中二年级时,一个偶然的机 会,在火车站售书摊上,读到一本诗人田间的诗集,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具有极强战斗力而又非常口语化的墙头诗。当时我就想,原来诗歌是可以这样写的呀,我何不试着见样学样来个照葫芦画瓢,也写写诗歌呢。从那时起,我对诗歌及其与之相关文学的爱好,并引申到后来的写稿投稿,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读书写作便成为我的一项最最主要的业余爱好,一直坚持到退休,由业余升级为“专业”,坚持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在这么多年的写稿投稿中,感到最为麻烦最为辛苦的就是誊抄稿件。当然最初的几年只给三四家报刊寄稿,还能应付得过来,不觉得有多大的负担。可是到后来,随着写的东西越来越多,

寄送的稿件数量、寄送的报刊社也就越来越多,这就感到很吃力,有时挑灯夜战,还往往是顾此失彼,不是耽误了这家的连载,就是延迟了那家的约稿,弄得自己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然而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字要一个一个的写,稿子要一篇一篇的誊抄,来不得半点的偷工减料,更没有捷径可走。因此,我的右手夹笔的食指与中指上各有一个死肉疙瘩,常年不退。实在忙不过来,就动员老婆孩子齐上阵,再找来文友帮忙。

说起写稿投稿的头疼事远不止于此,还多着呢。附近没有邮局,没有邮箱,邮稿寄信、兑取稿酬,几乎每天都要往来奔波;一些只知其名,不知其地址、编码的报刊,想投稿却无处查询;有的报刊发表了我的作品,不寄样报样刊,直到几个月后寄来稿费了,再去查找;更有甚者,个别的报刊刊登了我的稿子,既不给信息,也不给稿酬,过去多时自己也不知道,某一天无意被我看到了,也只能吃个哑巴亏了,无可奈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技事业的突飞猛进,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末,我就听说有的作家开始换笔了,说是不用笔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写东西了,解除了握笔的劳役之苦,而且把电脑说得神

乎其神。不过也有反对者,且是鼎鼎名人,说是废笔就是放弃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有悖祖宗,大逆不道。也不知谁说得对,虽然也向往羡慕那东西,却感到电脑距离自己还很遥远。

时代飞速发展,电脑迅速普及,到了新世纪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我的外孙学习用上了电脑,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与这神秘宝贝的距离,经常有意无意的去参观揣摩,亲自感受这新式“武器”的魔法与威力,不知不觉中就动了心,只是嘴上还在坚守着旧观念,女儿看出了我的心理变化,自作主张给我买回了一台戴尔牌电脑。

这一年是2009年,我也“鸟枪换炮”。还别说,自从学会了电脑操作,几十年不变的写稿投稿的老套路立马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升级、大提速,解决了之前遭遇到的所有麻烦和问题。一是免除了誊抄之苦,大大节省了时间;二是不再操劳奔波,写稿投稿变得异常轻松;三是多了一位百科老师,百度一下,无所不知;四是遍读天下报刊,节省许多费用;五是写稿投稿效率大提高,稿酬的收入也翻了几番。

对此,我用一首小诗来表达我的心情,以结束这篇短文: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人受益齐点赞,实惠更为偏爱我,写稿投稿加“电源”。



临县青年歌手高艳明说唱《改英当护工》

改英当护工

□ 高艳明说唱 陈平整理

弹起三弦定好音 说段书文大家听 一切闲话抛在空 就说改英当护工
家住临县西山村 有个女人张改英 家庭妇女很普通 我来介绍大家听
农村长来农村生 祖祖辈辈扎下根 从小父亲把天升 母亲改嫁重结婚
门里门外没人亲 自力更生度光阴 说普通也不普通 苦命孩子有决心

心灵手巧好脑筋 洗锅做饭样样通 生火捣煤很认真 飞针走线手艺精
挽草割菜下苦工 喂猪放羊罪不轻 花开花落十几春 十八岁上结了婚
改英结婚到邻村 既没婆来又没公 丈夫名叫郭乃生 忠厚老实人称颂
夫妻恩爱感情深 勤俭持家土变金 传宗接代心连心 两儿两女喜心中

张改英、郭乃生 夫妻恩爱一条心 男耕女织好家风 儿女双全万事通
四个孩子都慈亲 勤奋好学真用功 老大成了大学生 老二正在读高中
老三老四是精英 初中住校考百分 儿女争气好开心 家庭负担真不轻
学校开支实在凶 经济收入不上增 人留儿孙草留根 光宗耀祖喜气生

望子成龙展雄风 盼女变凤永攀登 供书念字不放松 收入紧张手里空
要做生意没资金 要学技术在农村 老婆老汉眼相盯 思前想后能急疯
万般跌到无奈中 咱到城里打工工 老婆老汉出了门 坐上汽车进了城
车如流水马如龙 大街小巷都是人 饭店门口停一停 吃饱饭把营生寻

老汉道白:老婆老婆 不用扛里 吃饱饭就精神大了
饭店老板娘道白:在了在了 能接待了 大叔大婶 要点几个什么菜了
荤菜素菜 凉菜热菜 都来的快了 白酒啤酒 梨汁果汁 甚也卖了
老婆道白:我们是农民进了城里 又不是送女客上了门了
你们不用瞎折腾了 来半斤的两碗白皮面就行
半斤你们不要做成四两 再给我们满满的来两大碗面汤
放下碗,抹嘴唇 吃饱喝足有精神 结了账,要出门 准备再把营生寻
老板娘地开口明 大叔大婶请慢行 我的丈夫包工程 现在正是招工人
只要吃苦能干行 下午你就去报名 大婶你也挺殷勤 饭店里面需要人

花开两朵分外红 各表一枝听分明 先说乃生当工人 到了工地一条龙
搬砖调泥支模型 龙门架上像飞人 晚上工地照大门 一年四季不消停
夏天炎热太阳红 冬天下雪冻死人 中了贼风骨头疼 上了工地没精神
一不小心钢筋扎 自从出了这事情 甚的事也干不成

再说改英罪过重 饭店里也不松动 擦桌子、摆板凳 厨房餐厅扫干净
洗菜洗碗常没空 客人来了要接应 地下室睡真苦闷 浑身惹下一身病
乃生工地受了伤 改英饭店遭了殃 害得身体不健康 生活还是很紧张
见了熟人脸上僵 城市不是好地方 投亲拜友找老乡 咱的困难谁能帮

这里找、那里寻 打开电视看新闻 各行各业不相同 行行都有致富门
市委市政府领导人 体察民情为人民 护工大会吕梁行 免费培训学技能
家政服务高水平 保姆月嫂样样行 不管老人和儿童 医疗护理一条龙
学会技术是英雄 发家致富能脱贫 改英一看喜在心 叫声丈夫郭乃生
闭关自守行不通 我也要去当护工 报了名 就起身 专业培训取真经
政府恩情似海深 搭建平台暖人心 从太原 到北京 家政公司签合同
雇主对她很关心 其乐融融一家亲 有补助 有奖金 工资不会少一分
每月收入寄家中 够供几个大学生 自从改英当护工 苦尽甘来阴转晴

经济收入月月增 生活富裕万事通 子女成才步步高 夫妻二人好开心
政府帮咱翻了身 贫穷没拉扎下根



文水“宝葫芦”

□ 梁大智

早就听说文水的烙画葫芦很有名气,我便相约文水画家张全龙,走进晋葫芦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弘艺堂”。

一进展厅,“弘艺堂”主人李晓斌和陈建红夫妇便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解着他们的葫芦作品。我被展出的各式各样的葫芦震撼了,一件件精美的葫芦艺术品在向人们昭示着葫芦和艺术结合共鸣的精彩。

陈建红指着展台上的一个个葫芦说,葫芦的品种有亚腰、手捻、油锤、本长、鹤首、白皮、瓢葫芦等,从制作工艺上有烙画、雕刻、押花、彩绘、掐丝葫芦,而从种植工艺上又分为勒扎、挽扣、模具葫芦。她拿起一个素装葫芦接着说,葫芦造型优美,无须人工雕琢就给人以喜气祥和的美感。葫芦的枝“蔓”与万谐音,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就让人联想到“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葫芦又与福禄谐音,所以民间俗信葫芦象征吉祥。拥有葫芦,即拥有福禄。把绘有吉祥图案的葫芦挂在家里厅堂,带来吉祥如意。

其实,在来“弘艺堂”之前,我就对烙画葫芦进行过了解。葫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诗经·大雅》记载:“锦锦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说,人类出自葫芦瓜,亦即“破壶”。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历程都蕴涵在“三壶”之中:“破壶”“悬壶”“壶天”,这里的壶就是指葫芦。冥冥之中,仿佛人生与葫芦有着天然的联系。葫芦制作工艺品从明朝起即有文字记载。清朝时的“刻制葫芦”和“范制葫芦”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朝廷贡品。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葫芦艺术,他经常让宫廷艺师,刻画出各种精美的艺术品,供自己把玩欣赏。

历史上,山西文水是烙画葫芦的重要产地。文水葫芦以其独特的历史渊



文水县则天故里乐龙葫芦专业合作社

源、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葫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葫芦产业已经成为文水吴村一带最具代表性和最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等完整的产业链。烙画葫芦也成为文水最具典型的非遗项目之一,北关的晋葫芦和吴村的石安葫芦就是文水烙画葫芦的代表。2017年北关晋葫芦的刀刻、彩绘葫芦入选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吴村石安的烙画葫芦又入选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李晓斌从小喜欢绘画,在葫芦世家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便成了李氏家族葫芦第六代传承人,他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烙画葫芦的工艺。烙画葫芦艺术又称烫画葫芦、火笔画葫芦。烙画创作突出“以铁为笔,以火为墨”的艺术特征,辅以针刻、烙画、彩绘、掐丝、堆彩、镂空、浮雕、推光漆等工艺。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熨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酷似棕色素描和石版画,因此烙画既能保持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可达到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李晓斌娴熟地拿起烙笔,在一个葫芦上演示了一番。随着烙铁的快慢流畅的运动,画面呈现出焦、黑、褐、黄、白等多种层次和国画渲染的效果。

看着李晓斌的烙笔在葫芦上行云流水,画家张全龙不禁夸奖道:“流畅准确的线条,栩栩如生的形态,给人以耳目一新、不媚不俗的感觉。”我们感受到了烙画葫芦古朴典雅、回味无穷独特的艺术魅力。

烙画和彩绘艺术使葫芦由农家瓜果登上了艺术殿堂,成为一种集拙朴自然和高雅精美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一件件雕刻着八仙、罗汉、菩萨、八骏、五牛、花鸟、山水风光等吉祥图案的艺术葫芦,工致出色、玲珑剔透,精湛灵巧、惟妙惟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非常流行的《宝葫芦的秘密》童话里那个神奇的宝葫芦。我想,这些艺术葫芦不正是文水神奇的“宝葫芦”吗?

